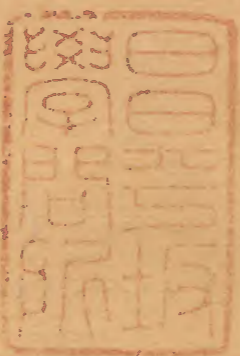


唐荆川左編

百三十三



內閣文庫			
函	冊	號	類
10	100	2000	漢書

內閣文庫			
函	冊	號	類
16	100	2000	漢書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000
冊數	140 (133)
函號	290 1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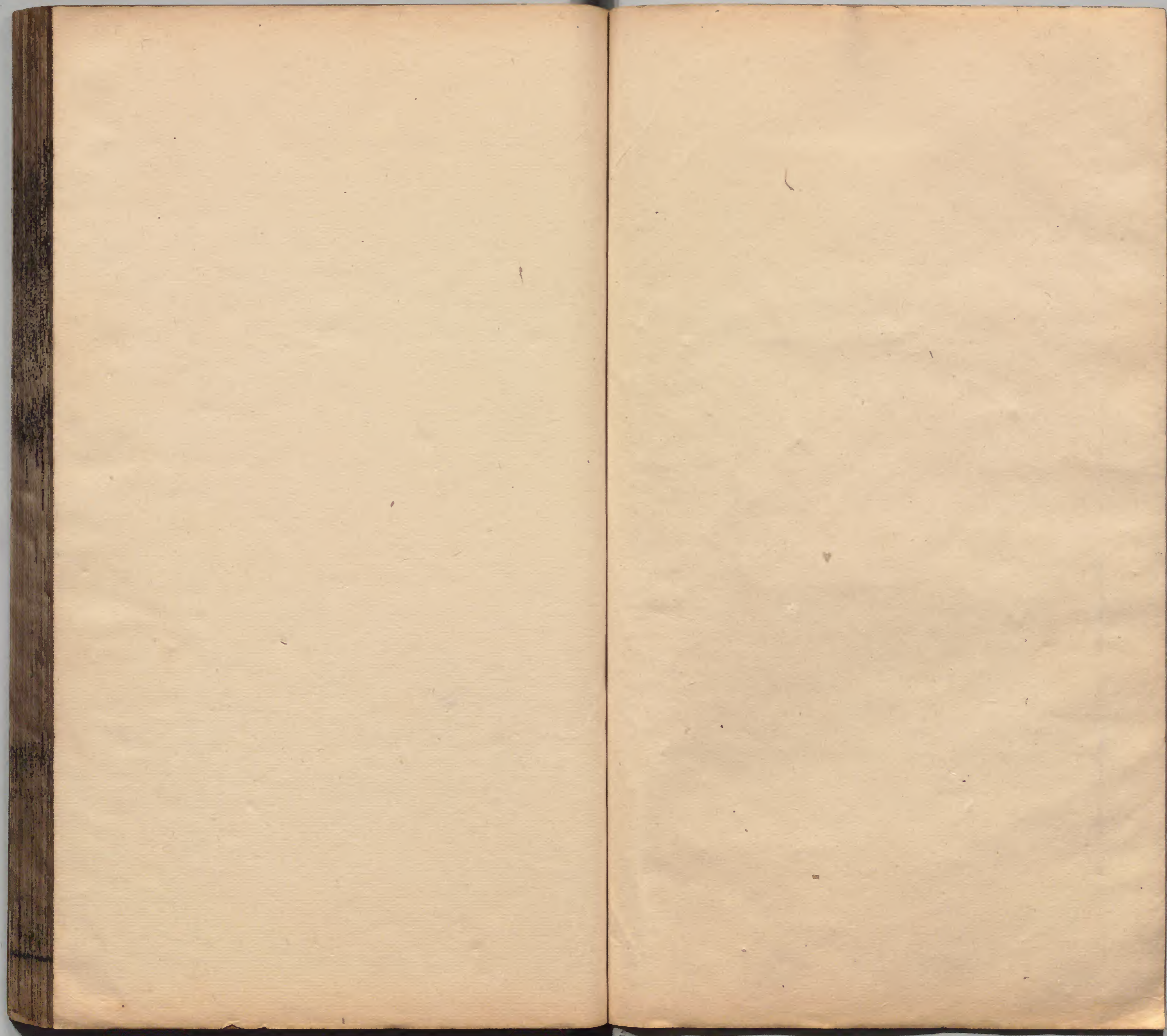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百三十五

淺草文庫

明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淮揚軍務前春坊右諫兼翰林院編修武進唐順之編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浙粵處軍務新安胡宗憲校刊

門生查興王革

武進左丞校正



西天佛祖

佛祖

釋迦牟尼佛初生下乃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

步目顧四方曰天上天下唯吾獨尊後雲門云我當時若見一捧打

殺與狗子喫却貴圖天下太平世尊一日陞座大眾集定文殊白椎

貴圖天下太平

曰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世尊使下座○世尊昔  
因文殊至諸佛集處值諸佛各還本處唯有一女人  
近被佛座入於三昧文殊乃白佛云何此人得近佛  
坐而我不得佛告文殊汝但覺此女令從三昧起汝  
自問之文殊遶女人三匝鳴指一下乃托至梵天盡  
其神力而不能出世尊曰假使千百文殊亦出此女  
人定不得下方過四十二恒河沙國土有罔明菩薩  
能出此女人定須臾罔明大士從地湧出作禮世尊  
世尊勅罔明出罔明卻至女子前鳴指一下女子於  
是從定而出○世尊因波斯匿王問勝義諦中有世

俗諦否若言無智不應二若言有智不應一

義其義云何佛言大王汝於過去龍光佛法中

此義我今無說汝今無聽無說無聽是名爲一義二

義○世尊因外道問昨日說何法曰說定法外道曰

今日說何法曰不定法外道曰昨日說定法今日何

說不定法世尊曰昨日定今日不定○世尊因五通

仙人問世尊有六通我有五通如何是那一通佛召

五通仙人五通應諾佛曰那一通你問我○世尊因

普眼菩薩欲見普賢不可得見乃至三度入定徧觀

三千大千世界覓普賢不可得見而來白佛佛曰汝

法不定

入定 普 叢

過夏三處殊

林志

但於靜三昧中起一念便見普賢普眼於是讒起一念便見普賢向空中乘六牙白象○世尊因自恣日文殊三處過夏迦葉欲白椎擯出纔拈椎乃見百千萬億文殊迦葉盡其神力椎不能舉世尊遂問迦葉汝擬擯耶過文殊迦葉無對○世尊因長爪梵志索論義預約曰我義若墮我自斬首世尊曰汝義以何為宗志曰我以一物不受為宗世尊曰是見受否志曰我寧於有智人前斬首不於無智人前得勝乃

歎曰我義兩處有墮是見若受者門處麓是日三負門處細一切入天二乘皆不知我義墮處惟有世尊諸大菩薩知我義墮回至世尊前曰我義兩處有墮故當斬首以謝世尊曰我法中無如是事汝當回心向道於是同五百徒眾一時投佛出家證阿羅漢○世尊因有外道問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讚歎曰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今我得入乃作禮而去阿難白佛外道得何道理稱讚而去世尊曰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世尊一日勅阿難食時將至汝當入城持鉢阿難應諾世尊曰汝既指鉢須

持鉢

佛經卷之三十一  
佛經  
依過去七佛儀式阿難便問如何是過去七佛儀式  
世尊召阿難阿難應諾世尊曰持鉢去○世尊因有  
比丘問我於世尊法中見處卽有證處未是世尊當  
何所示世尊曰比丘某甲當何所示是汝此問○世  
尊因黑氏梵志運神力以左右手擎合歡梧桐花兩  
株來供養佛佛召仙人梵志應諾佛曰放下着梵志  
遂放下左手一株花佛又召仙人放下着梵志又放  
下右手一枝花佛又召仙人放下着梵志曰世尊我  
今兩手皆空更教放下箇甚麼佛曰吾非教汝放捨  
花汝當放捨然六塵內六識中六識一時捨却無

法忍未得  
尊因靈山會上五百比丘得四禪定具五神通未得  
法忍以宿命智通各各自見過去殺父害母及諸重  
罪於自心內各各懷疑於甚深法不能證入於是文  
殊承佛神力逆手握利劍持逼如來世尊乃謂文殊  
曰住住不應作逆勿得害吾吾必被害爲苦被害文  
殊師利爾從本已來無有爲人但以內心見有我人  
內心起時我必被害卽名爲害於是五百比丘同讚  
歎曰文殊大智士深達法源底自手握利劍持逼如  
來身如劍佛亦爾一相無有二無相無所生是中云

希髮  
掩泥

何殺○世尊敲觸體問者婆生何道曰生人道又敲  
 一生何道曰生天又敲一耆罔措○世尊因地布髮  
 掩泥獻花於然燈然燈見布髮處遂約退衆乃指地  
 曰此一方地宜建一梵刹時衆中有一賢于長者持  
 標於指處插曰建梵刹竟時諸天散花讚曰庶子有  
 大智矣○世尊因七賢女遊屍陀林一女指屍曰屍  
 在這裏人向甚處去一女曰作麼作麼諸姊諦觀各  
 各契悟感帝釋散花曰惟願聖姊有何所須我當終  
 身供給女曰我家四事七珍悉皆具足唯要三般物  
 一要無根樹一株二要無陰陽地一片三要叫不響

女賢  
長賢

城東  
老母

山谷一所帝釋曰一切所須我悉有之若三般物  
 實無得女曰汝若無此爭解濟人帝釋罔措遂同往  
 白佛佛言憍尸迦我諸弟子大阿羅漢不解此義唯  
 有諸大菩薩乃解此義○城東有一老母與佛同生  
 而不欲見佛每見佛來即便回避雖然如此回顧東  
 西總皆是佛遂以手掩面於十指掌中亦總是佛○  
 殃崛摩羅因持鉢至一長者門其家婦人正值產難  
 子母未分長者曰瞿曇弟子汝為至聖當有何法能  
 免產難决崛語長者曰我昨入道未知此法待我回  
 問世尊却來相報及返具事白佛佛告殃崛汝速去

報言我自從賢聖法來未曾殺生歎嘔奉佛語疾往  
 告之其婦得聞當時分免○世尊至多子塔前命摩  
 訶迦葉分座令坐以僧伽黎圍之遂告曰吾以正法  
 眼藏密付於汝汝當護持之○將來○世尊臨入涅  
 槃文殊大士請佛再轉法輪 尊咄曰文殊吾四十  
 九年住世未曾說一字汝請吾再轉法輪是吾曾轉  
 法輪耶○世尊於涅槃會上以手摩曾告眾曰汝等  
 善觀吾紫磨金色之身瞻仰取足勿令後悔若謂吾  
 滅度非吾弟子若謂吾不滅度亦非 弟子時百萬  
 億眾悉皆契悟

文殊

應化 聖賢

文殊菩薩○一日令善財採藥曰是藥者採將來善  
 財徧觀大地無不是藥却來白曰無有不是藥者殊  
 曰是藥者採將來善財遂於地上拈一莖草度與文  
 殊文殊接得拈起示眾曰此藥亦能殺人亦能活人  
 ○文殊問菴提遮女曰生以何為義女曰生以不生  
 生為主義殊曰如何是生以不生生為主義女曰若  
 能明知地水火風四緣未嘗自得有所和合而能隨  
 其所宜是為主義殊曰死以何為義女曰死以不死  
 死為死義殊曰如何是死以不死死為死義女曰若

地水火風 四緣



能知地水火風四緣未嘗自得有所離散而能隨其所宜是為死義菴提遮女又問文殊曰明知生是不生之理為甚麼却被生死之所流轉殊曰其力未充  
善財

化應

善財○參五十三員善知識末後到彌勒閣前見樓閣門閉瞻仰讚歎見彌勒從別處來善財作禮曰願樓閣門開今我得入尋時彌勒至善財前彈指一聲樓閣門開善財入已閣門即閉見百千萬億樓閣一樓閣內有一彌勒領諸眷屬并一善財而立其前善財因無著菩薩問曰我欲見文殊何者即是財曰

汝發一念心清淨即是無著曰我發一念心清淨甚麼不見財曰是真見文殊

跋陀

化應

秦跋陀禪師問生法師講何經論生日大般若經師曰作麼生說色生義曰眾微聚曰色眾微無自性曰空師曰眾微未聚喚作甚麼生岡指師又問別講何經論曰大涅槃經師曰如何說涅槃之義曰涅槃而不生槃而不滅不生不滅故曰涅槃師曰這箇是如來涅槃那箇是法師涅槃曰涅槃之義豈有一邪某甲祇如此未審禪師如何說涅槃師拈起如意曰還見

如來

麼曰見師曰見箇甚麼曰見禪師手中如意師將如意擲于地曰見麼曰見師曰見箇甚麼曰見禪師手中如意墮地師斥曰觀公見解未出常流何得名喧宇宙拂衣而去其徒懷疑不已乃追師扣問我師說色空涅槃不契未審師如何說色空義師曰不道汝師說得不是汝師祇說得果上色空不會說得因中色空其徒曰如何是因中色空師曰一微空故衆微空衆微空故一微空一微空中無衆微衆微空中無一微

諸祖

一祖摩訶迦葉尊者見世尊在靈山會上拈花示衆是時衆皆默然唯迦葉破顏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付囑摩訶迦葉 頌古稍異

二祖阿難尊者一日問迦葉曰師凡世尊傳金襴袈裟外別傳箇甚麼迦葉召阿難阿難應諾迦葉曰倒却門前刹竿着

四祖優波鞠多尊者在世化導證果最多每度一人以一籌置於石室其室縱十八肘廣十二肘充滿其

問最後有一長者子名曰香象來禮尊者志求出家  
尊者問曰汝身出家心出家答曰我來出家非爲身  
心尊者曰不爲身心復誰出家答曰夫出家者無我  
我故無我我故卽心不生滅心不生滅卽是常道諸  
佛亦常心無形相其體亦然尊者曰汝當大悟心自  
通達宜依佛法僧紹隆聖種

八祖佛陀難提尊者九祖伏馱密多問祖曰父母非  
我親誰是最親者諸佛非我道誰是最道者祖以偈  
答曰汝言與心親父母非可比汝行與道合諸佛心  
卽是外求有相佛與汝不相似欲識汝本心非合之

非離

十祖脇尊者至一林中有富那夜奢合掌前立祖  
汝從何來奢曰我心非往祖曰汝何處往曰我心非  
止祖曰汝不定邪曰諸佛亦然祖曰汝非諸佛曰諸  
佛亦非祖知是法器卽與剃度付法說偈曰真體自  
然真因真說有理領得真真法無行亦無止

十一祖富那夜奢尊者尋詣波羅奈國有馬鳴大士  
迎而作禮問曰我欲識佛何者卽是祖曰汝欲識佛  
不識者是曰佛既不識焉知是乎祖曰既不識佛焉  
知不是曰此是鋸義祖曰彼是木義祖問鋸義者何

曰與師平出馬鳴却問木義者何祖曰汝被我解馬  
鳴豁然省悟

十四祖龍樹尊者至南印度彼國之人多信福業祖  
為說法遍相會曰人有福業世間第一徒言佛性誰  
能觀之祖曰汝欲見佛性先須除我慢彼人曰佛性  
大小祖曰非大非小非廣非狹無福無報不死不生  
彼聞理勝悉回初心祖復於座上現自在身如滿月  
輪一切眾唯聞法音不覩祖相彼眾中有長者子名  
迦那提婆謂眾曰識此相否眾曰目所未覩安敢辨  
識提婆曰此是尊者現佛性體相以示我等何以知

之蓋以無相三昧形如滿月佛性之義廓然虛明言  
訖輪相即隱復居本座而說偈言身現圓月相以表  
諸佛體說法無形形用辨非聲色彼眾聞偈頓悟無  
生

十五祖迦那提婆尊者謁龍樹大士將及門龍樹知  
是智人先遣侍者以滿鉢水置於座前尊者觀之即  
以一針投之而進欣然契會

二十祖闍夜多尊者北天竺國人也智慧淵冲化導  
無量後至羅閱城敷揚頓教彼有學眾唯尚辯論為  
之首者名婆修盤頭此云常一食不臥六時禮佛清

淨無欲為眾所歸祖將欲度之先問彼眾曰此徧行  
頭陀能修梵行可得佛道乎眾曰我師精進何故不  
可祖曰汝師與道遠矣設苦行歷於塵劫皆虛妄之  
本也眾曰尊者蘊何德行而譏我師祖曰我不求道  
亦不顛倒我不禮佛亦不輕慢我不長坐亦不懈怠  
我不一食亦不雜食我不知足亦不貪欲心無所希  
名之曰道時徧行聞已發無漏智歡喜讚歎祖又語  
彼眾曰會吾語否吾所以然者為其求道心切夫絃  
急即斷故吾不贊令其住安樂地入諸佛智  
二十四祖師子尊者自得法遊方至罽賓國有波利

迦者本習禪觀故有禪定知見執相捨相不語之  
眾祖詰而化之四眾皆默然心服唯禪定師達磨達  
者聞四眾被責憤悱而來祖曰仁者習定何當來此  
既至于此胡云習定彼曰我雖來此心亦不亂定隨  
人習豈有處所祖曰仁者既來其習亦至既無處所  
豈在人習彼曰定習人故非人習定我當來此其定  
常習祖曰人非習定定習人故當自來時其定誰習  
彼曰如淨明珠內外無翳定若通達必當如此祖曰  
定若通達一似明珠今見仁者非珠之徒彼曰其珠  
明徹內外悉定我心不亂猶若此淨祖曰其珠無內

師子  
頭  
燈

外仁者何能定穢物非動搖此定不是淨達磨達蒙  
師開悟心地朗然祖既攝五衆名聞遐邇○因罽賓  
國王秉劍至尊者所問曰師得蘊空否祖曰已得蘊  
空王曰離生死否祖曰已離生死王曰既離生死可  
施我頭祖曰身非我有何恡於頭王即揮刃斷尊者  
首白乳涌高數尺王之右臂旋亦墮地

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尊者東印度人也行化至南印  
度彼王名香至崇奉佛乘尊重供養度越倫等又施  
無價寶珠時王有三子曰月淨多羅曰功德多羅曰  
菩提多羅其季開士也祖欲試其所得乃以所施珍

問三王子曰此珠圓明有能及否第一王子第二王  
子皆曰此珠七寶中尊固無踰也非尊者道力孰能  
受之第三王子曰此是世寶未足爲上於諸寶中法  
寶爲上此是世光未足爲上於諸光中智光爲上此  
是世明未足爲上於諸明中心明爲上此珠光明不  
能自照要假智光光辨於此既辨此已即知是珠既  
知是珠即明其寶若明其寶寶不自寶若辨其珠珠  
不自珠珠不自珠者要假智珠而辨世珠寶不自寶  
者要假智寶以明法寶然則師有其道其寶即現衆  
生有道心寶亦然祖歎其辨慧乃復問曰於諸物中

何物無相曰於諸物中不起無相又問於諸物中何物最高曰於諸物中人我最高又問於諸物中何物最大曰於諸物中法性最大○祖因東申度國王請齋次王乃問諸人盡轉經唯師為甚不轉祖曰貧道出息不隨衆緣入息不居蘊界常轉如是經百千億卷非但一卷兩卷

周際

鳩摩羅什

後秦鳩摩羅什天竺人也世為國相父鳩摩羅炎聰懿有大節將嗣相位乃辭避出家東度蔥嶺龜茲王聞其名郊迎之請為國師王有妹年二十才悟明敏諸國交媾並不許及見炎心欲當之王乃逼以妻焉旣而羅什在胎其母慧解倍常及年七歲母遂與俱出家羅什從師受經日誦千偈偈有三十二字凡三萬二千言義亦自通年十二其母薦到沙勒國王甚重之遂停鉢勤一年博覽五明諸論及陰陽書算莫不必盡妙達古三藏經天為妙法達不拘小檢修行

者頗共疑之然羅什曰得此心來嘗介意專以大乘  
爲化諸學者心共師焉年二十歲茲王迎之還國廣  
說諸經四遠學徒莫之能其有頃羅什母辭龜茲王  
律天竺留羅什在謂之曰方等深教不可思議傳之  
東土惟爾之力但於汝無利其可如何什曰必使大  
化流傳雖苦而無恨母至天竺道成進登第三果西  
域諸國咸伏羅什神雋母至講說諸公皆長跪坐側  
令羅什踐而登焉符堅聞之密有迎羅什之意會太  
史奏云有星見外國分野當有賢智入輔中國堅曰  
朕聞西域有鳩摩羅什將非此邪乃遣驍騎將曰呂  
光等率兵七萬西伐龜茲謂光曰若獲羅什卽馳驛  
送之光軍未至羅什謂龜茲王純曰國運衰矣當有  
勅敵從日下來宜恭承之勿抗其鋒純不從出兵拒  
戰光遂破之乃獲羅什光見其年齒尚少以凡人戲  
之強妻以龜茲王女羅什距而不受辭甚苦至光曰  
道士之撫不踰先父何所固辭乃飲以醇酒同閉密  
室羅什被逼遂妻之光還中路置軍於山下將士已  
休羅什曰在此必死但宜從軍隴上光不納至夜果  
大雨洪潦暴起水深數丈死者數千人光密異之光  
光欲留王西國羅什謂光曰此凶亡之地不宜淹留



中路自有福地可昇光還至涼州聞符壁已為姚萇所害於是竊號河右光天子纂立有猶生一身三龍出東箱井中於殿前蟠比且失之纂以為美瑞號為龍朔殿俄而有黑龍升於當陽九宮明纂改九宮門為龍興門羅什曰此日潛龍出游豕好表異龍者陰類出入有時而今屢見則為災青必有下人謀上之變宜尅已修德以答天戒纂不納後果為呂超所殺羅什之在涼州積年呂光父子既不弘道故蘊其深解無所宣化姚興遣姚碩德西伐破呂隆乃迎羅什待以國師之禮仍使入西明閣及逍遙園譯出衆經羅什多所暗誦無不究其義旨既覽舊經多有純繆於是興使沙門僧叡僧肇等八百餘人傳受其旨更出經論凡三百餘卷沙門慧叡才識高明常隨羅什傳寫羅什每為慧叡論西方辭體商畧同異云天竺國俗甚重文制其宮商體韻以入管絃為善凡觀國王必有贊德經中偈頌皆其式也羅什雅好大乘志在敷演常歎曰吾若著筆作大乘阿毗曇非迦旃子比也今深識者既寡將何所論維為姚興著實相論二卷興奉之若神嘗講經於草堂寺興及朝臣大德沙門千餘人肅容觀聽羅什忽下高坐謂興曰有

卷之三十一

十五

卷

二小兒登吾肩慙鄣須婦人興乃召宮女進之一交  
 而生二子焉興常謂羅什曰大師聰明超悞天下莫  
 二何可使法種少嗣遂以伎女十人追令受之爾後  
 不住僧坊別立解舍諸僧多效之什乃聚針盈鉢引  
 諸僧謂之曰若能見效食此者可畜室耳因舉七  
 進針與常食不別諸僧愧服乃止杯渡比丘在彭城  
 羅什在長安乃歎曰吾與此子戲別三百餘年相  
 尤杳然未期遲有過於來生耳羅什未終少日覺四  
 大不愈乃口出三番神呪令外國弟子誦之以自救  
 未及致力轉覺危殆於是力疾與眾僧告別曰因法  
 相遇殊失盡心方復後世惻愴可言死於長安姚興  
 於逍遙園依外國法以火焚尸薪滅形碎惟舌不爛

史記卷之五十八 留侯世家 五

史記卷之...

寶誌

寶誌者不知何許人有於宋太始中見之出入鍾山  
往來都邑年已五六十矣齊宋之交稍顯靈跡被髮  
徒跣語嘿不倫或被錦袍飲啖同於凡俗恒以鏡銅  
剪刀攝屬挂扶負之而趨或徵索酒肴或累日不食  
預言未來識他心智一日中分身易所遠近驚赴所  
居噂喑齊武帝忿其惑眾收付建康獄旦日咸見游  
行市里既而檢校猶在獄中其夜又語吏門外有兩  
輿食金鉢盛飯汝可取之果是文惠太子及竟陵王  
子良所供養縣令呂文顯以啓武帝帝乃迎入華林

史記卷之...

...

...

困少時忽重若三布帽亦不知於何得之俄而武帝崩文惠天子豫章文獻王相繼薨齊亦於此季矣靈味寺沙門釋寶亮欲以衲被遺之未及有言寶誌忽來牽被而去蔡仲熊嘗問仕何所至了自不答直解杖頭左索繩擲與之莫之解仲熊至尚書左丞方知言驗永明中住東宮後堂從平且門中出入末年忽云門上血汗之褰裳走過至鬱林見害果以犢載屍出自此門舍故闍人徐龍駒宅而帝頸血流於門限焉梁武帝尤深敬事嘗問年祚遠近答曰元嘉元嘉帝欣然以爲享祚倍宋文之年寶誌雖剃鬚髮而常冠下襜帽納袍俗呼爲誌公公好爲識記所謂誌公符是也高麗聞之遣使齎繻帽供養天監十三年卒將死忽移寺金剛像出置戶外語人云菩薩當去旬日無疾而終先是琅琊王筠至莊嚴寺寶誌遇之與交言歡飲至亡敕命筠爲碑蓋先覺也寶誌垂語曰終日拈香釋火不知身是道場又曰大道祇在目前要且目前難觀欲觀大道真體不離聲色言語又曰京都鄴都浩浩不是菩提大道京都鄴都浩浩不是菩提大道

法苑珠林卷之八

達磨

東土  
初祖

菩提達磨大師者南天竺國香至王第三子也姓刹  
 帝利本名菩提多羅後遇二十七祖般若多羅至本  
 國受王供養知師密跡因試令與二兄辨所施寶珠  
 發明心要既而尊者謂曰汝於諸法已得通量夫達  
 磨者通大之義也宜名達磨因改號菩提達磨祖乃  
 告尊者曰我既得法當往何國而作佛事願垂開示  
 者曰汝雖得法未可遠遊且止南天待吾滅後六十  
 七載當往震旦設大法藥直按上根慎勿速行衰於  
 日下祖恭稟教義服勤左右垂四十年未嘗廢闕迨

般若  
多羅  
預囑

法苑珠林卷之八

達磨

元

元

佛大勝多  
緊離

分徒  
六宗

尊者順世遂演化本國時有二師一名佛大先二名  
佛大勝多本與祖同學佛陀跋陀小乘禪觀佛大先  
既遇般若多羅尊者捨小趣大與祖並化時號二其  
露門矣而佛大勝多更分徒而為六宗第一有相宗  
第二無相宗第三定慧宗第四戒行宗第五無得宗  
第六寂靜宗各封已解別展化源聚落崢嶸徒眾甚  
盛祖喟然歎曰彼之一師已陷牛跡况復支離繁興  
而分六宗我若不除永纏邪見言已微現神力至有  
相宗乃至寂靜宗所彼各尊者聞師指誨豁然開悟  
既而六眾咸誓歸依由是化被南天聲馳五印經六

三  
其

性  
現

十載度無量眾○後值異見王輕毀三寶因問沙  
提尊者無相宗首何者是佛者曰見性是佛王曰師見性  
否曰我見佛性王曰性在何處曰性在作用王曰是  
何作用我今不見曰今現作用王自不見王曰於我  
有否曰王若作用無有不是王若不用體亦難見王  
曰若當用時幾處出現曰若出現時當有其八王曰  
其八 出現當為我說波羅提即說偈曰在胎為身  
處世為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  
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  
識者知是佛性不識莫作精鬼王聞偈已心即開悟

悔謝前非○祖念震且緣熟行化時至遂汎重溟凡  
三周寒暑造于南海實梁晉通七年庚子歲九月二  
十一日也廣州刺史蕭昂具主禮迎接表聞武帝帝  
覽奏遣使賚詔迎請十月一日至金陵帝問曰朕卽  
位已來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紀有何功德祖曰並  
無功德帝曰何以無功德祖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  
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帝曰如何是真功德祖曰  
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帝又問  
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祖曰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  
祖曰不識帝不領悟頌古上云師遂折蘆渡江至

人否曰不識誌曰此是觀音大士傳佛心印曰當  
遣使詔之誌曰莫道陛下詔蓋國人去他亦不回祖  
知機不契潛回江北留于洛陽當魏孝明帝正光元  
年也寓止於嵩山少林寺面壁而坐終日默然人莫  
之測謂之壁觀婆羅門○時有僧神光者近聞達磨  
大士住止少林至人不遙當造玄境乃徃被晨夕參  
承祖常端坐面壁莫聞勵勵光自惟曰昔人求道敲  
骨取髓刺血濟飢布髮掩泥投崖飼虎古尚若此我  
又何人其年十二月九日夜天大雨雪光豎立不動  
遲明積雪過膝祖憫而問曰汝久立雪中當求何事  
光悲淚曰惟願和尚慈悲開甘露門廣度群品祖曰

諸佛無上妙道廣劫精勤難行能行非忍而忍豈以小德小智輕心慢心欲冀真乘徒勞勤苦光聞祖誨勸潛取利刀自斷左臂置于祖前祖知是法器乃曰諸佛最初求道爲法忘形汝今斷臂吾前求亦可在祖遂因與易名曰慧可乃曰諸佛法白可得聞乎祖曰諸佛法印匪從人得可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祖曰將心來與汝安可良久曰覓心了不可得祖曰我與汝安心竟○越九年欲返天竺命門人曰時將至矣汝等盍各言所得乎時有道副對曰如我所見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爲道用祖曰汝得吾皮尼總持

三拜  
得髓

曰我今所解如慶喜見阿閼佛國一見更不再見祖曰汝得吾肉道育曰四大本空五陰非有而我見處無一法可得祖曰汝得吾骨最後慧可禮拜依位而立祖曰汝得吾髓○乃顧慧可而告之曰昔如來以正法眼付迦葉大士展轉囑累而至於我今我付汝汝當護持并授汝袈裟以爲法信各有所表宜可知矣可曰請師拍陳祖曰內傳法印以契證心外付袈裟以定宗旨後代澆薄疑慮競生云吾西天之人言汝此方之子憑何得法以何證之汝今受此衣法却後難生但出此衣并吾法偈用以表明其化無礙至



經

五度

吾滅後二百年衣止不傳法周沙界明道者多行道者少說理者多通理者少潛符密證千萬有余汝當聞揚勿輕未悟一念回機便同本得聽吾偈曰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華開五葉結果自然成祖又曰吾有楞伽經四卷亦用付汝卽是如來心地要門令諸衆生開示悟入吾自到此凡五度中毒我嘗自出而試之置石石烈緣吾本離南印來此東土見赤縣神州有大乘氣象遂踰海越漠爲汝求人際會未諧如愚若訥今得汝傳授吾意已終○別記云祖初居少林寺九年爲二祖說法祇教外息諸緣內心無喘心如清淨可入道慧可種種說心性曾未契理

爲說無念心體可忽口我已息諸緣疑云否可口不成斷滅曰此是諸佛所傳

疑言已端居而逝○茲熊耳山起塔於定林寺後三歲魏宋雲奉使西域回遇祖於蔥嶺見手攜菱履翩獨逝雲問師何往祖曰西天去雲歸具說其事及門人啓壙唯空棺一隻履存焉舉朝爲之驚歎奉詔取遺屐於少林寺供○初梁武遇祖因緣未契及聞化行想昇遂自投白河而未暇也後聞宋雲事乃成之代宗謚高祖爲大聖塔曰空觀

慧可

二祖  
慧可大師得法傳衣事跡達磨章且之矣自少林託  
化西歸大師繼闡玄風博求法嗣○至北齊天平二  
年有一居士年踰四十不言名氏聿來設禮而問祖  
曰弟子身纏風恙請和尚懺罪祖曰將罪來與汝懺  
士良久曰覓罪不可得祖曰與汝懺罪竟宜依佛法  
僧住士曰今見和尚已知是僧未審何名佛法祖曰  
是心是佛是心是法法佛無二僧寶亦然士曰今日  
始知罪性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如其心然佛法  
無二也祖深器之即為剃髮云是吾寶也宜名僧粲

於光福寺受具自茲疾漸愈執侍經二載祖乃告曰  
菩提達磨遠自竺乾以正法眼藏并信衣密付於吾  
吾今授汝汝當守護無令斷絕

宋英

僧璨

僧璨大師初以白衣謁二祖既受度傳法隱於舒州  
之皖公山屬後周武帝破滅佛法祖往來太湖縣司  
空山居無常處積十餘載時人無能知者○至隋開  
皇十二年壬子歲有沙彌道信年始十四來禮祖曰  
願和尚慈悲乞與解脫法門祖曰誰縛汝曰無人縛  
祖曰何更求解脫乎信於言下大悟服勞九載祖屢  
試以玄微如其緣熟乃付衣法○祖信心銘曰至道  
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毫釐有差天地  
懸隔欲得現前莫存順逆違順相爭是為心病不識

二祖

武帝破滅佛法

信銘

不夫  
玄音

玄旨徒勞念靜圓同太虛無欠無餘良由取捨所以  
不如莫逐有緣勿住空忍一種平懷泯然自盡止動  
歸止止更彌動唯滯兩邊寧知一種一種不通兩處  
失功遣有沒從空背空多言多慮轉不相應絕言  
絕慮無處不通歸根得旨隨照失宗須臾返照勝却  
前空前空轉變皆由妄見不用求真唯須息見二見  
不住慎莫追尋纔有是非紛然失心二由一有一亦  
莫守一心不生萬法無咎無咎無法不生不心能由  
境滅境逐能沈境由能境能由境能欲知兩段元是  
一空一空同兩齊含萬象不見精麗寧有偏黨大道

體寬無易無難小兒狐疑轉急轉遲執之失度必入  
邪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住任性合道逍遙絕惱繫念  
乖真昏沉不好不好勞神何用踈親欲取一乘勿惡  
六塵六塵不惡還同正覺智者無爲愚人自縛法無  
異法妄自愛着將心用心豈非大錯迷生寂亂悟無  
好惡一切二邊良由斟酌夢幻空花何勞把捉得失  
是非一時放却眼若不睡諸夢自除心若不異萬法  
一如一如體元兀爾忘緣萬法齊觀歸復自然泯其  
所以不可方比止動無動動止無止兩既不成一何  
有爾究竟窮極不存軌則契心平等所作俱息狐疑

淨盡正信調直一切不留無可記憶虛明自照不勞  
心力非思量處識情難測真如法界無他無自要急  
相應唯言不二不二皆同無不包容十方智者皆入  
此宗宗非促延一念萬年無在不在十方目前極小  
同大忘絕境界極大同小不見邊表有卽是無無卽  
是有若不如是必不須守一卽一切一切卽一但能  
如是何慮不畢信心不二不二信心言語道斷非去  
來今

道信

康上  
四祖

道信大師生而超異幼慕空宗諸解脫門宛如宿習  
既嗣祖風攝心無寐脇不至席者僅六十年後住破  
頭山學侶雲臻一日往黃梅縣路逢一小兒骨相奇  
秀異乎常童祖問曰子何姓答曰姓卽有不是常姓  
祖曰是何姓答曰是佛姓祖曰汝無姓邪答曰性空  
故無祖默識其法器卽俾侍者至其母所乞令出家  
母以宿緣故殊無難色遂捨爲弟子以至付法傳衣  
一日告衆曰吾武德中遊廬山登絕頂望破頭山見  
紫雲如蓋下有白氣橫分六道汝等會否衆皆默然

弘忍曰莫是和尚他後橫出一枝佛法否祖曰善後  
貞觀癸卯歲太宗嚮師道味欲瞻風彩詔赴京祖上  
表遜謝前後三返竟以病辭第四度命使曰如果不  
起卽取首來使至山諭旨祖乃引頸就刃神色儼然  
使異之回以狀聞帝彌加欽慕就賜珠纒以遂其志

弘忍

弘忍大師蘄州黃梅人也○先爲破頭山中栽松道  
者嘗請於四祖曰法道可得聞乎祖曰汝已老脫有  
聞其能廣化邪儻若再來吾尚可遲汝廼去行水邊  
見一女子浣衣揖曰寄宿得否女曰我有父兄可往  
求之曰諾我卽敢行女首肯之遂回策而去女周氏  
季子也歸輒孕父母大惡逐之女無所歸日傭紡里  
中夕止於衆館之下已而生一子以爲不祥因拋濁  
港中明日見之泝流而上氣體鮮明大驚遂舉之成  
童隨母乞食里人呼爲無姓兒逢一智者難曰此子

缺七種相不遠如來後遇信大師得法嗣化於破頭  
山○咸亨中有一居士姓盧名慧能自新州來叅謁  
祖問曰汝自何來盧曰嶺南祖曰欲須何事盧曰惟  
求作佛祖曰嶺南人無佛性若為得佛盧曰人即有  
南北佛性豈然祖知是異人乃訶曰着槽廠去盧禮  
足而退使人碓坊服勞於杵曰之間晝夜不息經人  
月祖知付授時至遂告衆曰正法難解不可徒記吾  
言特為已任汝等各自隨意述一偈若語意冥符則  
衣法皆付時會下七百餘僧上座神秀者學遍內外  
衆所尊仰咸推稱曰若非尊秀疇敢當之神秀續

不復思惟乃於廊壁書一偈曰身是菩提樹心  
如明鏡臺時時勤佛拭莫使惹塵埃祖因經行忽見  
此偈知是神秀所述乃讚歎曰後代依此修行亦得  
勝果各令念誦盧在碓坊忽於誦偈乃問同學是何  
章句同學曰汝不知和尚求法嗣令各述心偈此則  
秀上座所述和尚深加歎賞必將付法傳衣也盧曰  
其偈云何同學為誦盧良久曰美則美矣了則未了  
同學訶曰庸流何知勿發狂言盧曰子不信邪願以  
一偈和之同學不答相視而笑盧至夜密告一童子  
引至廊下盧自秉燭請別駕張自用於秀偈之側寫

一偈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  
 惹塵埃祖後見此偈曰此是誰作亦未見性衆聞斯  
 語遂不之顧逮夜祖潛詣碓坊問曰米白也未盧曰  
 白也未有篩祖於碓以杖三擊之盧卽以三鼓入室  
 祖告曰諸佛出世爲一大事故隨機大小而引導之  
 遂有十地三乘頓漸等旨以爲教門然以無上微妙  
 秘密圓明真實正法眼藏付于上首大迦葉尊者展  
 轉傳授二十八世至達磨屈于此土得可大師承襲  
 以至于今以法寶及所傳袈裟用付於汝善自保護  
 無令斷絕聽吾偈曰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無情

既無種無性亦無生處處行者跪受衣法啓曰法則何  
 受衣付何人祖曰昔達磨初至人未之信故傳衣以  
 明得法今信心已熟衣乃爭端止於汝身不復傳也  
 且當遠隱俟時行化所謂受衣之人命如懸絲也盧  
 曰當隱何所祖曰逢懷卽止遇會且藏盧禮足已捧  
 衣而出是夜南蓮大衆莫知

史集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東土  
六祖

慧能

慧能大師造黃梅之東山忍大師一見默而識之○  
 後傳衣法令隱于懷集四會之間屆南海遇印宗法  
 師於法性寺講涅槃經祖寓止廡廡間暮夜風颺刹  
 幡聞二僧對論一曰幡動一曰風動往復酬答曾夫  
 契理祖曰可容俗流輒預高論否直以風幡非動動  
 自心耳印宗竊論此語竦然異之明日邀祖入室徵  
 風幡之義祖具以乃告印宗不覺起立曰行者定非  
 常人師為是誰祖更無所隱直叙得法因由於是印  
 宗執弟子之禮請授禪要乃告四眾曰印宗具足凡

印宗  
徵風  
幡義

夫今遇肉身菩薩乃精座下廬居士曰即此是也因  
請出所傳信衣悉令瞻禮會諸名德爲之剃髮就法  
性寺智光律師授滿分戒後返曹谿雨大法雨學者  
不下千數○中宗神龍元年降詔云朕請安秀二師  
宮中供養萬機之暇每究一乘二師並推攘曰南方  
有能禪師密受忍大師衣法可就彼問今遣內侍薛  
簡馳詔迎請願師慈念速赴上京祖上表辭疾願終  
林麓簡曰京城禪德皆云欲得會道必須坐禪習定  
若不因禪定而得解脫者未之有也未審師所說法  
如何祖曰道由心悟豈在坐也經云若見如來若坐

若臥是行邪道何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若無生滅  
是如來清淨禪諸法空寂是如來清淨坐究竟無礙  
豈况坐邪經曰弟子回主上必問願和尚慈悲指示  
心要祖曰道無明暗明暗是代謝之義明暗無盡亦  
是有盡相待立名故經云法無有比無相待故簡曰  
明喻智慧經况煩惱修道之人無不以智慧照破煩  
惱無如生死憑何出離祖曰煩惱是苦我無二無  
別若以智慧照煩惱者此是二乘小見羊虛等機大  
智上根悉不如是簡曰如何是大示見解曰明與  
無明其性無二無二之性是實性實性者處凡愚

二乘  
小見  
大乘  
見解

中宗  
神龍



疑堪任大事。臨吾偈曰：心地含諸種，普雨悉皆生。頓悟華情已菩提，果自成說偈已復曰：其法無二，其心亦然。其道清淨，亦無諸相。汝等慎勿觀淨及空，其心此心本淨，無可取捨。各自努力，隨緣好去。嘗有僧舉臥輪禪師偈曰：臥輪有伎倆，能斷百思想。對境心不起，菩提日日長。祖聞之曰：此偈未明心要。若依而行，之是加繫縛。因示偈曰：慧能沒伎倆，不斷百思想。對鏡心數起，菩提作麼長。祖說法利生，經四十載。

法

牛頭山法融禪師年十九學通經史尋闕大部般若。曉達真空忽一日歎曰：儒道世典非究竟法。般若正觀出世舟航，遂隱茅山。投師落髮後入牛頭山幽棲寺北巖之石室，有百鳥銜花之異。唐貞觀中四祖遙觀氣象，知後山有奇異之人，乃躬自尋訪問。寺僧此間有道人否？曰：出家兒那箇不是道人？祖曰：阿那箇是道人？僧無對。別僧曰：此去山中十里許有一懶融，見人不起，亦不合堂。莫是道人麼？祖遂入山見師端坐，自若曾無所顧。祖問曰：在此作麼？師曰：觀心。祖

百鳥銜花

百鳥銜花

觀心

曰觀是何人心是何物師無對便起作禮曰大德高  
 棲何所祖曰貧道不決所止或東或西師曰還識道  
 信禪師否祖曰何以問他師曰嚮德滋久冀欲禮謁  
 祖曰道信禪師貧道是也師曰因何降此祖曰特來  
 相訪莫更有宴息之處否師指後面曰別有小菴遂  
 引祖至菴所遶菴唯見虎狼之類祖乃舉兩手作怖  
 勢師曰猶有這箇在祖曰這箇是甚麼師無語少異  
 祖却於師宴坐石上書一佛字師觀之竦然祖曰猶  
 有這箇在師曰猶有未曉乃稽首請說真要祖曰夫  
 百千法門同歸方寸河沙妙德總在心源一切戒

石上  
書  
字

任心  
自在

定門慧門神通變化悉自具足不離汝心一切煩惱  
 業障本來空寂一切因果皆如夢幻無三界可出無  
 菩提可求人與非人性相平等大道虛曠絕思絕慮  
 如是之法汝今已得更無闕少與佛何殊更無別法  
 汝但任心自在莫作觀行亦莫澄心莫起貪嗔莫懷  
 愁慮蕩蕩無礙任意縱橫不作諸善不作諸惡行住  
 坐臥觸目遇緣總是佛之妙用快樂無憂故名爲佛  
 師曰心既具足何者是佛何者是心祖曰非心不問  
 佛問佛非不心師曰既不許作觀行於境起時心如  
 何對治祖曰境緣無好醜好醜起於心心若不強名

妄情從何起妄情既不起真心任徧知汝但隨心自在無復對治即名常住法身無有變異吾受璨大師頓教法門今付於汝汝今諦受吾言只住此山向後當有五人達者紹汝緣化祖付法訖遂返雙峯終老師自是法席大盛唐永徽中徒眾乏糧師往丹陽緣化去山八十里躬負米一石八斗朝往暮還供僧三百二時不闕三年

神秀

神秀禪師姓李氏汴州尉氏人少遍覽經史隋末出家為僧後遇蘄州雙峯山東三寺僧弘忍以坐禪為業乃歎伏曰此乃真吾師也便往事弘忍專以樵汲自役以求其道蓋自昔遠廢傳慧可有衣鉢為記世相付授慧可傳璨璨傳道信道信傳弘忍弘忍姓周氏黃梅人初弘忍與道信並住東山寺故謂其法為東山法門神秀既師事弘忍弘忍深器異之謂曰吾度多人矣至於懸解圓明無先汝者弘忍以成亨五年卒神秀乃往荊州居於當陽山則天聞其名追赴

神秀禪師傳

都眉與上殿親加跪禮敕當陽山置度門寺以旌其  
 德時王公已下及京都士庶聞風爭來謁見望塵拜  
 伏日以萬數中宗即位尤加敬異中書舍人張說嘗  
 問道執弟子之禮退謂人曰禪師身長八尺麗眉秀  
 目威德巍巍王霸之器也初神秀同學僧慧能者新  
 州人也與神秀行業相埒弘忍卒後慧能住韶州山  
 中廣果寺韶州山中舊多虎豹一朝盡去遠近驚歎  
 咸歸伏焉神秀嘗奏則天請追慧能赴都慧能固辭  
 神秀又自作書重邀之慧能謂使者曰吾形貌短陋  
 北土見之恐不敬吾法又先師以吾南中有緣亦不  
 可違也竟不度嶺而死天下乃散傳其道謂神秀為  
 北宗慧能為南宗神秀以神龍二年卒士庶皆來送  
 葬有詔賜諡曰大通禪師又於相王舊宅置報恩寺  
 岐王範張說及徵士盧鴻一皆為其碑又神秀卒後  
 弟子晉寂義福並為時人所重

北宗

慧忠

六祖  
旁出

南陽慧忠國師一日喚侍者侍者應諾如是三召三

應師曰將謂吾孤負汝却是汝孤負吾僧問趙州國師與侍者意

作麼生州云如人暗裏書字字雖不成文彩已彰○上堂禪宗學者應遵佛

語一乘了義契自心源不了義者互不相許如獅子

身中蟲夫為人師若涉名利別開異端則自他何益

如世大匠斧斤不傷其手香象所負非驢能堪○僧

問若為得成佛去師曰佛與衆生一時放却當處解

脫曰作麼生得相應去師曰善惡不思自見佛性曰

若為得證法身師曰越昆盧之境界曰清淨法身作

異端



麼生得師曰不着佛之身曰阿那箇是佛師曰即心  
 是佛曰心有煩惱不願曰煩惱自離曰豈不離邪師  
 曰斷煩惱者即名二乘煩惱不生名大涅槃曰坐禪  
 看靜此復若為師曰不垢不淨寧用起心而看淨相  
 ○問見十方虛空是法身否師曰以慈悲心取之是顛  
 倒見○問即心是佛可修萬行否師曰諸聖皆具二  
 嚴豈撥無因果邪又曰我今答汝窮却不盡言多去  
 道遠矣所以道說法有所得斯則野干鳴說法無所  
 得是名獅子吼○上堂青蘿負綠直上寒松之頂白  
 雲淡泞出沒太虛之中萬法本閒而人自鬧○師問  
 僧近離甚處曰南方師曰南方知識以何法示人曰  
 南方知識祇道一朝風火散後如蛇退皮如龍換骨  
 本爾真性宛然無壞師曰苦哉苦哉南方知識說法  
 半生半滅曰南方知識即如是未審和尚此間說何  
 法師曰我此間身心一如身外無餘曰和尚何得將  
 泡幻之身同於法體師曰你為甚麼入於邪道曰甚  
 麼處是某入於邪道處師曰不見教中道若以色見  
 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有人問  
 如何是解脫師曰諸法不相到當處解脫曰恁麼即  
 斷去也師曰向汝道諸法不相到斷甚麼○師問本

淨禪師汝已後見奇特言語如何淨曰無一念心愛  
師曰是汝屋裏事○唐肅宗問如何是十身調御師  
乃起立曰會麼帝曰不會師曰與老僧過淨瓶來帝  
又問曰如何是無諍三昧師曰檀越蹋毗盧頂上行  
帝曰此意如何師曰莫認自己清淨法身帝又問師  
都不視之曰朕是大唐天子師何以殊不顧視師曰  
還見虛空麼帝曰見師曰他還眨眼視陛下否師以  
化緣將畢涅槃時至乃辭代宗代宗曰師滅度後弟  
子將何所記師曰告檀越造取一所無縫塔帝曰就  
師請取塔樣師良久曰會麼帝曰不會師曰貧道去

後有侍者應真却知此事乞詔問之師遷化後帝詔  
應真問此意如何真述偈曰湘之南潭之北中有黃  
金充一國無影樹下合同船琉璃殿上無知識

山  
耽源



理行然今所住諸家多譚禪理少說禪行故且  
以禪源建之今時有人但目真性為禪者是不達理  
行之旨又不辨華竺之音也然非離真性而有禪體  
但求生遠真之塵即名散亂背塵合真乃名禪定若  
直誦本性即非真非妄無背無合無定無亂謬言禪  
乎况此真性非惟是禪門之源亦是萬法之源故名  
法性亦是衆生迷悟之源故名如來藏藏識出楞  
伽經亦是諸佛萬德之源故名佛性涅槃  
經亦是菩薩萬行之  
源故名心地出梵  
網經萬行不出六波羅蜜禪者但是六  
中之一當其第五豈可都目真性為一禪行哉然禪

定一行最為神妙此性上無漏智慧一切妙用  
萬行萬德乃至神通光明皆從定發故三乘人欲求  
聖道必須修禪離此無門離此無路至於念佛求生  
淨土亦修十六觀禪及念佛三昧般舟三昧等也又  
真性即不垢不淨凡聖無差禪門則有淺有深階級  
殊等謂帶異計欣上厭下而修者是外道禪正信因  
果亦以欣厭而修者是凡夫禪悟我空偏真之理而  
修者是小乘禪悟我法二空所顯真理而修者是大  
乘禪上四類皆有四  
色四空之異也若頓悟自心本來清淨元無煩  
惱無漏智性本自具足此心即佛畢竟無異依此而

息修者是最上乘禪亦名如來清淨禪亦名一行三昧

亦名真如三昧此是一切三昧根本若能念念修習

自然漸得百千三昧達磨門下展轉相傳者是此禪

也達磨未到古來諸家所解皆是前四禪八定諸高

僧修之皆得功用南嶽天台令依三諦之理修三止

三觀教義雖至圓妙然其趣入門戶次第亦只是前

之諸禪行相唯達磨所傳者頓同佛體迥異諸門故

宗習者難得其旨得即成聖疾證菩提失即成邪速

入塗炭先祖革味防失故且人傳一人後代已有所

憑故任于燈千照洎乎法久成弊錯謬者多故經論

學人疑謗亦眾云夫佛說頓教漸教禪開頓門漸門

二教二門各相符契今講者偏彰漸義禪者偏播頓

宗禪講相逢胡越之隔宗密不知宿生何作熏得此

心自未解脫欲解他縛為法亡於軀命愍人切於神

情亦如淨名經云若自有縛能解他縛無每歎人與

法差法為人病故別撰經律論疏大開戒定慧門顯

頓悟資於漸修證師說符於佛意意既本末而委示

文乃浩博而難尋况學雖多秉志者少况迹涉名相

誰辯金鑰徒自疲勞未見機感雖佛說悲增是行而

自慮愛見難防遂捨眾入山習定均慧前後息慮相

捨眾入山

天台止觀

成聖成祖

法苑珠林卷之三

四三

辨教  
修心

繼十年微細習情起滅彰於定慧差別法義羅列現  
於空心虛隙日光纖埃擾擾清潭水底影象昭昭豈  
比夫空守默之癡禪但尋文之狂慧者也然本因了  
自心而辯諸教故懇情於心宗又因辨諸教而解修  
心故虔誠於教義教也者諸佛菩薩所集經論也禪  
也者諸善知識所述句偈也但佛經開張羅大千八  
部之衆禪偈撮畧就此方一類之機羅衆則莽蕩難  
依就機則指的易用今之纂集意在斯焉裴休為之  
序曰諸宗門中皆有達人然各安所集通少局多故  
數十年來師法益壞以承稟為戶牖各自開張以經

論為干戈立相攻擊情隨函天而遷變法逐人我  
高低是非紛拏莫能辨析則向者世尊菩薩諸方教  
宗適足以起諍後人憎煩惱病何利益之有我圭峯  
大師久而歎曰吾丁此時不可以默矣於是如來  
三種教義印禪宗三種法門鎔併盤釵為一金攪  
酥酪醍醐為一味振綱領而舉者皆順據會要而來  
者同趣尚恐學者之難明也又復直指宗源之本末  
真妄之和合空性之隱顯法義之差殊頓漸之異同  
遮表之回互權實之深淺通局之是非若吾師者捧  
佛日而委曲回照疑障盡除順佛心而橫亘大悲窮

法苑珠林卷之三十一  
辨教修心  
裴休  
序

劫蒙益則世尊為闡教之主吾師為會教之人本末相符遠近相照可謂畢一代時教之能事矣或曰自如來未嘗大都而通之今一旦違宗趣而不守廢闢防而不據無乃乖秘藏密契之道乎答曰如來初雖別說三乘後乃通為一道故涅槃經迦葉菩薩曰諸佛有密語無密藏世尊讚之曰如來之言開發顯露清淨無翳愚人不解謂之秘藏智者了達則不名藏此其證也故王道興則外戶不閉而守在戎夷佛道備則諸法總持而防在魔外不當復執情攘臂於其也

青原行思

曹洞宗 法眼宗

雲門宗

六祖法苑

吉安青原山行思禪師聞曹谿法席乃往參禮問曰當何所務即不落階級祖曰汝曾作甚麼來師曰聖諦亦不為祖曰落何階級師曰聖諦尚不為何階級之有祖深器之會下學徒雖衆師居首焉亦猶二祖不言少林謂之得髓矣○一日祖謂師曰從上衣法雙行師資遍授衣以表信法乃印心吾人得人何患不信吾受衣來遭此多難後代學徒必多衣即留鎮山門子官分化一方如三斷絕而既得法歸住青原○師今石頭持法真無讓和尚曰汝達書了

速回吾有宿疾斧子與一至彼未至書便問  
不慕諸聖不重已靈時如一子問太高生何不  
向下問頭曰等可永劫一不從諸聖求解脫獄  
便休頭便回師問子返一進書信遠吞頭曰書亦不  
通信亦不達去日蒙和尚許箇鉢斧子祇今便請師  
垂一足頭便禮拜尋辭一南嶽○僧問如何是佛生  
大意師曰廬陵米作麼價

希遷

南嶽石頭希遷禪師謁青原原問師曰有人道嶺南  
有消息師曰有人不道嶺南有消息曰若甚麼大藏  
小藏從何而來師曰盡從這裏去原然之○師於唐  
天寶初薦之衡山南寺寺之東有石狀如臺乃結菴  
其上時號石頭和尚師因看肇論至會萬物爲已者  
其唯聖人乎師乃拊几曰聖人無已靡所不已法身  
無象誰云自他圓鑑靈照於其間萬象體玄而自現  
境智非一孰云去來至哉斯語也遂掩卷不覺寢夢  
自身與六祖同乘一龜遊泳深池之內覺而詳之靈



著  
同契

通者智也池者性海也吾與祖師同乘靈智遊性海  
矣遂著參同契曰竺土太仙心東西密相付人根有  
利鈍道無南北祖靈源明皎潔枝派暗流注執事元  
是迷契理亦非悟門門一切境回互不回互回而更  
相涉不爾依位住色本殊質象聲元異樂苦暗合上  
中言明明清濁句四大性自復如子得其母火熱風  
動搖水濕地堅固眼色耳音聲鼻香舌醜醋然依一  
一法依根葉分布本末須歸宗尊卑用其語當明中  
有暗勿以明相觀明暗各相對比之前後去萬物自  
有功當言用及處事存函蓋合理應箭鋒挂承言須

成立  
疑矩

會宗勿自立矩觸目不會道運足焉知路進步非  
近遠迷隔山河固煙白參玄人光陰莫虛度○上堂  
吾之法門先佛傳受不論禪定精進唯達佛之知見  
卽心卽佛心佛衆生菩提煩惱名異體一汝等當知  
自己心靈體離斷常性非垢淨湛然圓滿之至齊同  
應用無方離心意識三界六道唯自心現水月鏡像  
豈有生滅汝能知之無所不備時時悟問曾豁  
意有誰人得師曰會佛法人得曰師還得否師曰不  
得曰爲甚麼不得師曰我不會佛法○僧問如何是  
解脫師曰誰縛汝○問如何是淨土師曰誰垢汝○

問如何是涅槃師曰誰將生死與汝○問如何是西  
來意師曰問取露柱曰學人不會師曰我更不會○  
問如何是禪師曰甌甌問如何是道師曰木頭○大  
顛問古人云道有道無俱是道請師答師曰一物亦  
無除箇任麼師却問併却咽喉唇吻道將來顛曰無  
這箇師曰若甚麼汝即得入門○道悟問如何是佛  
法大意師曰不得不知悟曰向上更有轉處也無師  
曰長空不礙白雲飛

道有  
道無  
俱是  
誘

寶通

嗣石  
頭遷

潮州大顛寶通禪師初參石頭頭問那箇是汝心師  
曰見言語者是頭便喝出一經旬日師却問前者既不  
是除此外何者是心頭曰除却揚眉瞬目將心來師  
曰無心可將來頭曰元來有心何言無心無心盡同  
謗師於言下大悟師侍立次頭問汝是參禪僧是  
州縣白頭僧師曰是參禪僧頭曰何者是禪師曰揚  
眉瞬目頭曰除却揚眉瞬目外將你本來面目呈看  
師曰請知當吟却揚眉瞬目外豎頭曰我除竟師曰  
將呈了也頭曰汝既將呈我心如何師曰不異和尚

問心

問禪

入東三編卷之三十一

三

及

無物  
即真

真憑  
時輩

妙用  
處

頭曰不關事師曰本無物頭曰汝亦無物師曰既  
 無物即真頭曰真物不可得汝心現量意旨如此  
 也大須護持○上堂大學道人須識自家本心將心  
 指示方可見道多見時輩祇認揚眉瞬目一語一默  
 為頭印可以為心要此實未了吾今為你諸人分明  
 說出各須聽受但除却一切妄想念現量即汝真  
 心此心與塵境及守認靜默時全無交涉即心是佛  
 不待修治何以故應機隨照冷冷自用窮其用處了  
 不可得喚作妙用乃是本心大須護持不可容易韓  
 文公一日知訪問師春秋多少師提起數珠曰會麼

公曰不會師曰晝夜一自八公不曉遂回次日  
 至門前見首座舉前話問意旨如何座扣齒三下  
 見師理前問師亦扣齒三下公曰元來佛法無兩  
 師曰是何道理公曰適來問首座亦如是師乃召首  
 座是汝如此對否座曰是師便打趁出院○文公又  
 一日白師曰弟子還州事繁佛法省要處乞師一語  
 師良久公問措時三三為佳者乃敲禪牀三下師曰  
 作麼平日先以定動後以智覺公乃曰和尚門風高  
 峻弟子於侍者邊得箇入處

已集卷之三十一

卷

第

石頭

道悟

荆州天皇道悟禪師首謁徑山國一受心法服勤五  
 載後參馬祖重印前解法無異說依止二夏乃謁石  
 頭而致問曰離却定慧以何法示人頭曰我這裏無  
 奴婢離箇甚麼曰如何明得頭曰汝還撮得空虛麼  
 曰恁麼則不從今日去也頭曰未審汝早晚從那邊  
 來曰道悟不是那邊人頭曰我早知汝來處也曰師  
 何以賊誣於人頭曰汝身現在曰雖然如是畢竟如  
 何示於後人頭曰汝道誰是後人師從此頓悟罄殫  
 前二哲匠言下有所得心

賊誣於人

史宗刊

史宗刊

史宗刊

卷之三十一

五

鄧州丹霞天然祖師於慧林寺遇天大塞取木佛燒  
火向院主訶曰何得燒我木佛師以杖子撥灰曰吾  
燒取舍利主曰木佛何有舍利師曰既無舍利再取  
兩尊燒主自後眉鬚墮落○往訪龐居士見女子靈  
照洗菜次師曰居士在否女子放下菜籃歛手而立  
又問居士在否女子提籃便行師遂回須臾居士歸  
女子乃舉前話士曰丹霞在麼女曰去也士曰赤土  
塗牛妳○上堂阿你渾家切須保護一靈之物不是  
你造作名邈得更說甚薦與不薦吾往日見石頭亦

題名

天然

鄧州丹霞天然祖師於慧林寺遇天大塞取木佛燒  
火向院主訶曰何得燒我木佛師以杖子撥灰曰吾  
燒取舍利主曰木佛何有舍利師曰既無舍利再取  
兩尊燒主自後眉鬚墮落○往訪龐居士見女子靈  
照洗菜次師曰居士在否女子放下菜籃歛手而立  
又問居士在否女子提籃便行師遂回須臾居士歸  
女子乃舉前話士曰丹霞在麼女曰去也士曰赤土  
塗牛妳○上堂阿你渾家切須保護一靈之物不是  
你造作名邈得更說甚薦與不薦吾往日見石頭亦

史記三十一

五

禪不  
可解

祇教切須自保護此事不是你談話得阿你渾家各  
 有一坐具地更疑甚麼禪可是你解底物豈有佛可  
 成佛之一字永不喜聞阿你自看善巧方便慈悲喜  
 捨不從外得不着方寸善巧是文殊方便是普賢你  
 更擬趨逐甚麼物不用經求落空去今時學者紛紛  
 擾擾皆是參禪問道吾此間無道可修無法可證一  
 飲一啄各自有分不用疑慮在在處處有恁麼底若  
 識得釋迦即老凡夫是阿你須是着取莫一盲引衆  
 盲相將入火坑夜裏暗雙陸賽彩若為生無事琢重  
 ○有僧到參於山下見師便問丹霞山向甚麼處  
 師指山曰青黯黯處曰莫愁這箇便是麼師曰真  
 子兒一撥便轉問僧甚麼處宿曰山下宿師曰甚麼  
 處喫飯曰山下喫飯師曰將飯與闍黎喫底人還具  
 眼也無僧無對

卷之六

尸利

頭石

京兆尸利禪師問石頭如何是學人本分事頭曰汝何從吾覓曰不從師覓如何即得石頭曰汝還曾失麼師乃契會嚴旨

頭石

招提慧朗禪師初參馬祖祖問汝來何求曰求佛知見祖曰佛無知見知見乃魔耳汝自何來曰南嶽來祖曰汝從南嶽來未識曾幾心要汝速歸彼不宜他往師歸石頭便問如何是佛頭曰汝無佛性師曰蠢動含靈又作麼生頭曰蠢動含靈却有佛性曰慧朗為甚麼却無頭曰為汝不肯承當師於言下信入住

後凡學者至此皆曰至去汝無佛性其接機大約如此  
時謂大朗

惟儼

澧州藥山惟儼禪師博通經論嚴持戒律一日自歎  
曰大丈夫當離法自淨誰能屑屑事細行於布巾邪  
首造石頭之室便問三乘十二分教某甲龕知嘗聞  
南方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實未明了伏望和尚慈悲  
指示頭曰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  
總不得子作麼生師罔措頭曰子因緣不在此且往  
馬大師處去師稟命恭禮馬祖徧伸前問祖曰我有  
時教伊揚眉瞬目有時不教伊揚眉瞬目有時揚眉  
瞬目者是有時揚眉瞬目者不是子作麼生師於言

頭石  
頭遷



下契悟便禮拜祖曰你見甚麼道理便禮拜師曰某甲在石頭處如蚊子上鐵牛祖曰汝既如是善自護持師侍奉馬祖三年一日祖問子近日見處作麼生師曰皮膚脫落盡唯有一真實祖曰子之所得可謂協於心體布於四肢既然如是將三條篋束取肚皮隨處住山去師曰某甲又是何人敢言住山祖曰不然未有常行而不住未有常住而不行欲益無所益欲為無所為宜作舟航無久住此○師乃辭祖返石頭一日在石上坐次石頭問曰汝在這裏作麼曰一物不為頭曰恁麼即閑坐也曰若閑坐即為頭曰

皮膚脫落  
盡唯有一  
真實

汝道不為不為箇甚麼曰千聖亦不識頭以偈讚曰從來共住不知名任運相將祇麼行自古上賢猶不識造次凡流豈可明後石頭垂語曰言語動用沒交涉師曰非言語動用亦沒交涉頭曰我這裏針劄不入師曰我這裏如石上栽花頭然之○道吾雲巖侍立次師指按山上枯榮二樹問道吾曰枯者是榮者是吾曰榮者是師曰灼然一切處光明燦爛去又問雲巖枯者是榮者是巖曰枯者是師曰灼然一切處放教枯淡去高沙彌忽至師曰枯者是榮者是彌曰枯者從他枯榮者從他榮師顧道吾雲巖曰不是不

卷之五 入道

五

王統

是○師父不陞堂院主白日大衆又思和尚示誨師  
曰打鐘着衆纔集師便下座歸方丈院主隨後問曰  
和尚既許爲衆說話爲甚一言不措師曰經有經師  
論有論師爭怪得老僧○僧問兀兀地思量甚麼師  
曰思量箇不思量底曰不思量底如何思量師曰非  
思量○上堂祖師祇教保獲若貪嗔痴起來切須防  
禁莫教振觸是你欲知枯木石頭却須擔荷實無枝  
葉可得雖然如此更宜自看不得絕言語我今爲你  
說這箇語顯無語底他那箇本來無耳目等貌○適  
有衲浴佛師曰這箇從汝浴還浴得那箇麼遵曰

將那箇來師乃休○僧問已事未明乞和尚拈  
良久曰吾今爲汝道一句亦不難祇宜汝於言下便  
見去猶較些子若更入思量却成吾罪過不如且各  
各合口免相累及○師看經次僧問和尚尋常不許  
人看經爲甚麼却自看師曰我祇圖遮眼曰某甲學  
和尚還得也無師曰汝若看牛皮也須穿○僧問平  
田淺草塵鹿成群如何射得塵中主師曰看箭僧放  
身便倒師曰侍者拖出這死漢僧便走師曰弄泥團  
漢有甚麼限○問身命急處如何師曰莫種雜種曰  
將何供養師曰無物者問達磨未來時此土還有祖

師意否師曰有曰既有祖師祖師又來作甚麼曰祇  
為有所以來

綱舉  
目張

鼎州李翱刺史嚮藥山玄化屢請不赴乃躬謁之山  
執經卷不顧侍者曰太守在此守性褊急乃曰見面  
不如聞名拂袖便出山曰太守何得貴耳賤目守回  
拱謝問曰如何是道山以手指上下曰會麼守曰不  
會山曰雲在青天水在餅守忻愜作禮而述偈曰鍊  
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說  
雲在青天水在餅守又問如何是戒定慧山曰貧道  
這裏無此閑家具守共測玄旨山曰太守欲得保任  
此事直須向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閨閣中物捨  
不得便為添漏



身之... 卷之三... 長壽明

卷

善道

石室善道禪師一日仰山問佛之與道相去幾何師  
 曰道如展手佛似握拳曰畢竟如何的當可信可依  
 師以手撥空三下曰無恁麼事無恁麼事曰還假看  
 教否師曰三乘十二分教是分外事若與他作對即  
 是心鏡兩法能所雙行便有種種見解亦是狂慧心未  
 足為道若不與他作對一事也無所以祖師追本來  
 無一物汝不見小兒出胎時可道我解看教不解看  
 教當恁麼時亦不知有佛性義無佛性義及至長大  
 便學種種知解出來便道我能我不知總是客塵

善道

善道

善道

善道

善道

何祥

煩惱十六行中嬰兒行為最哆哆和和時喻學道之人離分別取捨心故讚歎嬰兒可况喻取之若謂嬰兒是道今時人錯會

慶諸

石霜山慶諸禪師抵瀉山為米頭一日篩米次瀉曰  
施主物莫拋撒師曰不拋撒瀉於地上拾得一粒曰  
汝道不拋撒這箇是甚麼師無對瀉又曰莫輕這一  
粒百千粒盡從這一粒生師曰百千粒從這一粒生  
未審這一粒從甚麼處生瀉呵呵大笑歸方丈瀉至  
晚上堂曰大衆米裏有蟲諸人好看○後叅道吾問  
如何是觸目菩提吾喚沙彌應諾吾曰添淨餅水  
着良久却問師汝適來問甚麼師曰添淨餅水  
於此有旨○吾行順世垂語曰我心中有一物久而

為患誰能為我除之師曰心物俱非除之益患吾曰  
賢哉賢哉○後因僧自洞山來師問和尚有何言句  
示徒曰無夏上堂云秋初夏末兄弟或東去西去直  
須向蕙里無寸草處去長又曰祇如萬里無寸草處  
作麼生去師曰有人下語否曰無師曰何不道出門  
便是草僧回舉似洞山山曰此是一千五百人善知  
識語因茲囊錫始露菓熟香飄

道虔

九峯道虔禪師嘗曰為石霜侍者洎霜歸寂眾請首座  
繼住持師白眾曰須明得先師意始可座曰先師有  
甚麼意師曰先師道休去歇去冷湫湫地去一念萬  
年去寒灰枯木去古廟香爐去一條白練去其餘即  
不問如何是一條白練去座曰這箇祇是明一色邊  
事師曰元來未會先師意在座曰你不肯我那但裝  
香來香煙斷處若去不得即不會先師意遂焚香香  
煙去斷座已脫去師拈座背曰坐脫立亡即不無先  
師意未夢元在○僧問諸聖問出祇是箇傳語底人

嗣石  
霜指

尺六寸三分天三寸二分  
同祥

豈不是和尚語師曰是曰祇如世尊生下一手指天  
一手指地三天上天下唯我獨尊為甚麼喚作傳語  
底人師曰為他指天指地所以喚作傳語底人僧禮  
拜而退

宣鑒

常德德山宣鑒禪師簡州周氏子在蜀常講金剛般  
若時謂之周金剛因擔青龍疏鈔出蜀至灃陽路上  
見一婆子賣餅遂息肩買餅點心婆乃指擔問曰金  
剛經三心未審上座點那箇心師無語遂往龍潭至  
法堂曰久嚮龍潭及乎到來潭又不見龍又不現潭  
引身曰子親到龍潭師無語遂棲止焉○師一日侍  
立次潭曰更深何不下去師珍重便出却回曰外面  
黑潭點紙燭度與師師擬接潭復吹滅師於此大悟  
便禮拜潭曰子見箇甚麼師曰從今向去更不疑天

主四頭

龍性潭

燈燈紙吹滅



燒疏鈔

下老和尚舌頭也至來日龍潭陞座謂眾曰可中有箇漢牙如劍樹心似血盆一棒打不回頭他時向孤峯頂上立吾道去在師將疏鈔堆法堂前舉火炬曰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了巨壑遂焚之禮謝龍潭直抵瀉山挾複子上法堂從西過東從東過西顧視方丈曰有麼有麼山坐次殊不顧盼師曰無無便出至門首乃曰雖然如此也不得草草遂具威儀再入相見纔跨門提起坐具曰和尚山擬取拂子師便喝拂袖而出瀉山至晚問首座今日新到在否座曰當時背却法堂著草鞋出云也

山抵瀉

本妄

山曰此子已後向孤峯頂上盤詰草菴呵佛罵祖去在○上堂若也於已無事則勿妄求妄求而得亦非得也汝但無事於心無心於事則虛而靈空而妙若毛端許言之本末者皆為自欺何故毫釐繫念三途業因瞥爾情生萬劫羈鎖聖名凡號盡是虛聲殊相劣形皆為幻色汝欲求之得無累乎及其厭之又成大患終而無益○小參示眾曰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時有僧出禮拜師便打僧曰某甲話也未問和尚因甚麼打某甲師曰汝是甚麼處人曰新羅人師曰未跨船舷好與三十棒

小參

小德山

法眼云大小德山話作兩撮圓明云大小德山

龍頭 龍尾 ○上堂問即有過不問猶乖有僧出禮拜師便打僧曰某甲始禮拜為甚麼便打師曰待汝開口堪作甚麼○雪峯問南泉斬猫兒意旨如何師乃打趁却喚曰會麼峯曰不會師曰我恁麼老婆心也不會○示衆曰道得也三十棒道不得也三十棒臨濟問得謂洛浦曰汝去問他道得為甚麼也三十棒待伊打汝接住棒送一送看伊作麼生浦如教而問師便打浦接住送一送師便歸方丈浦回舉似臨濟濟曰我從來疑着這漢雖然如是你还識德山麼浦擬議濟便打

義存

雪峯義存禪師初與巖頭至澧州鰲山鎮阻雪頭每日祇是打睡師一向坐禪一日喚曰師兄師兄且起來頭曰作甚麼師曰今生不着便共文邃箇漢行脚到處被他帶累今日到此又祇管打睡頭喝曰噉眠去每日牀上坐恰似七村裏土地他時後日魔魅人家男女去在師自點胷曰我這裏未穩在不敢自謾頭曰我將謂你他日向孤峯頂上盤詰草菴播揚大教猶作這箇語話師曰我實未穩在頭曰你若實如此據你見處一一通來是處與你證明不是處與你

詞德山

雪峯坐禪巖頭打睡

色空義

此據你見處一一通來是處與你證明不是處與你

過水

刻却師曰我初到鹽官見上堂舉色空義得箇入處  
 頭曰此去三十年切忌舉着又見洞山過水偈曰切  
 忌從他覓迢迢與我踈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頭  
 曰若與麼自救也未徹在師又曰後問德山從上宗  
 乘中事學人還有分也無德山打一棒曰道甚麼我  
 當時如桶底脫相似頭喝曰你不聞道從門入者不  
 是家珍師曰他後如何卽是頭曰後若欲播揚大  
 教一二從自己曾襟流出將來與我蓋天蓋地去師  
 公言下大悟便作禮起連聲叫曰師兄今日姑是鰲  
 山成道○師在洞山作飯頭淘米次山問淘沙去米

從入

流出

淘米去沙師曰沙米一時去山曰大衆喫箇恁麼

遂覆却米盆山曰據子因緣合在德山○僧問寂然

無依時如何師曰猶是病曰轉後如何曰船子下揚

州○棲典座問古人有言知有佛向上事方有語話

分如何是語話師托住曰道道棲無對師遂踢倒棲

當下汗流問僧恁處來曰近離浙中師曰船來陸來

曰二塗俱不涉師曰爭到得這裏曰在甚麼隔礙師

便打問僧恁處去曰禮拜徑山和尚上二曰徑山若

問汝此間佛法如何汝作麼生祇對曰在商卽道師

便打後舉問鏡清這僧過在甚麼處清曰問得徑山

便打後舉問鏡清這僧過在甚麼處清曰問得徑山

有耳

微因師曰徑山在浙中因恁麼問得微因清曰不見  
道遠問近對師曰如是如是○師行脚遍天下為石觀  
和尚纔敲門石問誰師曰鳳凰兒石曰來作麼師曰  
來咱老觀石便開門搗住石曰道道師擬敲石拓開閉  
却問師住後示衆曰我嘗時若入得老觀門你這一  
隊噴酒糟漢向恁麼處塔索○問僧恁麼來曰馮山  
來師曰馮山有何言句曰某甲曾問如何是祖師西  
來意馮山據坐師曰汝告他否曰某甲不肯他師曰  
馮山古佛汝速去懺悔○問僧甚麼處去曰識得卽  
知去處師曰你是了事人亂走作麼曰和尚莫塗污

人好師曰我卽不塗污你古人吹布毛作麼生與我  
說來看曰殘羹餽飯已有人喫了師休去○上堂南  
山有一條鼈鼻蛇汝等諸人切須好看長慶出曰今  
日堂中大人喪身失命雲門以拄杖攏向師前作  
怕勢有僧舉似玄沙沙曰須是稜兄始得然雖如是  
我卽不然曰和尚作麼生沙曰用南山作麼○一日  
有兩僧來師以手拓菴門放身出曰是甚麼僧亦曰  
是甚麼頭低頭歸菴僧辭去師問甚麼處去曰湖南  
師曰我有箇同行住處與附汝一書去書曰某書上  
師元某一白鰲山成道後至於今飽不饑同參某

書下  
巖頭

低頭

南  
山

殘羹  
餽飯

書上借到巖頭問甚麼處來曰雪峯來有書達和尚

頭接了乃問僧別有何言句僧遂舉前話頭曰他道

甚麼口他無語低頭蓋頭曰噫我當初悔不向伊

道末後句若向伊道天下人不奈雪老何僧至夏末

請益前話頭曰何不早問曰夫敢容易頭曰雪峯雖

與我同條生不與我同條死要識末後句祇這是

○上堂盡大地撮來如粟米許大拋向面前漆桶不

會打鼓普請看長慶問雲門曰雪峯與麼道還有出

不可總作野狐精見○三聖問透網金鱗以何為食

師曰待汝出網來向汝道聖曰一千五百人善知識

話頭也不識師曰老僧住持事繁○上堂盡大地是

箇解脫門把手拽伊不告口入時一僧出曰和尚怪某

甲不得又一僧曰用入甚麼師便打○一日陞座

眾集定師輟出木毬玄沙遂捉來安舊處○一日在

僧堂內燒火閉却前後門乃叫曰救火救火玄沙將

一片柴從廳掃中拋入師便開門○僧問古澗寒泉

時如何師曰豈日不見玄沙曰飲者如何師曰不從口

入僧舉似趙州曰不從口入不可從鼻孔入僧

却問古澗寒泉時如何州曰昔日飲者如何州曰死

師聞符乃曰趙州古佛遙望作禮自此不答話○師

知者類

釋

國王

因闕王封棋橋冬一顯遣使送至東門既是一般顏色為信名字不與師遂依舊封回王復問玄沙沙將一紙蓋却○僧問拈提豎拂不當宗乘未審和尚如何師豎起拂子僧乃抱頭出去師不顧法眼代云大眾○上堂舉拂子曰這箇為中下僧問上上人來時如何師舉拂子曰這箇為中下師便打○問國師三喚侍者意如何師乃起入方丈○上堂我若東道西道汝則尋言逐句我若羚羊挂角汝向甚麼處捫摸○示衆云此事不從唇吻得不從黃卷上得不從諸方老古似得合從怎麼處得也須子細

宗一

四 峯 宗 一 明 嚴 榜 遺 無 程 途

玄沙師備宗一禪師布衲芒履食纔接氣常終日宴坐衆皆異之與雪峯本法門昆季而親近若師資峯以其苦行呼為頭陀一日峯問阿那箇是備頭陀師曰終不敢誑於人○異日峯召曰備頭陀何不徧參去師曰達磨不來東上二祖不往西天峯然之○師入室各決同登晨氏又闕榜嚴發明心地由是應機敏捷與修多羅冥契諸方玄學有所未決必從之請益至與雪峯微語亦當仁不讓峯曰備頭陀再來人也○上堂佛道闕曠無有程途無想無慮之門無意

何祥

道人之意不在三際故不可異流是立非真非屬  
造化動則起生死之本謂則醉生流之解動靜雙泯  
卽落空亡動無益受救難預佛性必須對境如寒  
木枯灰臨時應而不少其官鏡照諸像不亂光輝鳥  
飛空中不雜空色所以十方無影像三界絕行縱不  
墮往來機不住中間志鍾中無鼓響鼓中無鍾聲鍾  
鼓不相交句句無前後如壯士屈臂不藉他力師子  
遊行豈求伴侶九霄絕繫何在穿過一段光明未曾  
昏昧若到這裏體寂寂常的的日赫燄無邊表圓覺  
空中不動搖吞燦乾坤迴然照夫佛出世者元無出

佛無影

學難  
人通  
行處

名在無體道本如如法爾天真不同修證祇長  
閒不昧作用不涉塵泥箇中纖毫道不盡卽爲魔王  
眷屬向前句後是學人難處所以一句當天八萬門  
永絕生死直饒得似秋潭月影靜夜鍾聲隨叩擊以  
無虧觸波瀾而不散猶是生死岸頭事道人行處如  
火銷冰終不却成冰箭無離弦無返回勢所以牢籠  
不肯生呼吸不同頑古聖不安排至今無處所若到  
這裏步步登云不屬邪正識不能盡智不能知動便  
失宗覺卽迷旨二乘騰顛十地冤驚言絕處絕心行  
處滅直符接迦菴室梵塵竭淨名是口說說邪須苦

史集三編卷之三十三

何祥





字解

喚作認賊為子是生死之本妄想緣起汝等緣由  
空我向汝道此是靈靈公因前塵色聲香等法而有  
分別便道此是昭靈若無前塵汝此昭靈靈  
同於龜毛兔角仁者真實在甚麼處汝今得出他  
五蘊身田主宰但識而汝秘密金剛體古人向汝道  
圓成正徧徧周沙界公今少分為汝智者可以譬喻  
得解決還見南階浮死日麼世間人所作與營養身  
活命種種心行作業莫非皆承日光成立祇如日體  
還有許多般心行還有不周徧處麼欲識金剛體  
亦須如是看祇如今山河大地十方國土色空明暗

命辨安  
身立

踪迹真如九聖地獄人天祇是癡狂子之方虛空而  
無改變大道豈有昇沉悟則縱橫不離本際若到這  
裏凡聖也無立處若向句中作意則沒溺殺人若向  
外馳求人落空界如如向上沒可安排恰似燄鑪不  
藏蚊虻此理本來平坦何用剷除動靜揚眉是真解  
脫道不强為意度建立乖真若到這裏纖毫不受指  
意不差便是千聖出頭來也安一字不得又立珍重  
○上堂我今問汝諸人且承當得箇甚麼事在何世  
界安身立命還辨得麼若辨不得恰似捏目生花見  
事便差知麼如今目前見有山河大地色空明暗種

史集上編卷之三十五

種諸物皆是狂勞花相喚作顛倒知見夫出家人識  
心達本源故號為沙門汝今既已剃髮披衣為沙門  
相即便有自利利他分如今看着盡無漫漫地墨汁相  
似自救尚不得爭解為得人仁者佛法因緣事大莫  
作等閒相似聚頭亂說雜話趁韻過時光陰難得可  
惜許大丈夫何不自省察看是甚麼事祇如從上宗  
乘是諸佛頂族汝既承當不得所以我方便勸汝但  
從迦葉門接續頓超去此一門超凡聖因果超毗盧  
妙莊嚴世界海超他釋迦方便門直下末劫不教有  
一物與汝作眼見何不自急急究取未必道我且住

宗乘

從

三

夢事

不出識陰

淨業仁者宗乘是甚麼事不可由  
用工莊嚴便得去不可他心宿命便得去會麼祇如  
釋迦出頭來作許多變弄說十二分教如餅灌水大  
作一場佛事向此門中用一點不得用一毛頭伎倆  
不得知麼如同夢事亦如寐語沙門不應出頭來不  
同夢事蓋為識得知麼識得即是大出脫大徹頭人  
所以超凡越聖出生離死離因離果超毗盧越釋迦  
不被凡聖因果所謾一切處無人識得汝知麼莫祇  
長戀生死愛網被善惡業拘將去無自由分饒汝鍊  
得身心同虛空去饒汝到精明湛不搖處不出識陰

不同夢事

不出識陰

枯靜

古人喚作如急流水流急不覺妄為恬靜恁麼修行  
盡出他驗迴際不得依前被輪迴去所以道諸行無  
常直是三乘功果如是可畏若無道眼亦不究竟何  
似如今博地凡夫不用一毫功夫便頓超去解省心  
力麼還願樂麼勸汝如今立地待汝搆去更不教  
汝加工鍊行如今不恁麼更待何時還肯麼便下座  
○上堂汝諸人如在大海裏坐沒頭浸却了更展手  
問人求水喫夫學般若菩薩須具大根器有大智慧  
始得若有智慧即今便出脫得去若是根機遲鈍直  
須勤苦耐志日夜忘疲無眠失食如喪考妣相似恁

立地待汝搆去

根機

向王  
蓋身  
田中  
作活  
計  
見解

及汝身心莫非盡承 圓成威光所現直是天人  
生類所作業次受生 果報有情無情莫非承汝威光  
乃至諸佛成道成果 初利生莫非盡承汝威光祇  
如金剛體還有凡夫 即如麼有汝心行麼不可道無  
以得當去也知麼汝 有如是奇特當陽出身處何  
不發明取因何却隨他 向王蓋身田中是超裏作活  
計直下自讓去 恁麼無 恁麼見到大眼目 禪張身見  
命見恁麼時大難支荷 如生脫龜殼相似 六老七者  
莫把瞋狂見解 恁麼却 去未解善慶為毛 要許汝這  
知麼三界無安猶如火 一旦汝本是得安樂 此人祇

史集卷之三十五

大作群隊干他人世這邊以邊飛走野鹿相似但求  
衣食若怎麼爭行他王道以麼國三大臣不拗執汝  
父母放汝出家十方施主以汝衣食土地龍神荷護  
汝也須具慚愧知思始得以孤負人好長連牀上排  
行着地銷將去道是安樂未在皆是鴉飯將養得汝  
爛冬瓜相似變將去土裏埋將去業識茫茫無本可  
據沙門因甚麼到怎麼地祇如大地上蠢蠢者我喚  
作地獄劫往如今若不了明朝後日入驢胎馬肚裏  
牽犁拽杷嚼鐵負鞍確磨磨以水火裏燒煮去大不  
容易受大須恐懼好是汝自知麼若是了去直下水

不曾教汝有這箇消息若不了此煩惱惡業因緣  
不是一劫兩劫是休直與汝金剛齊壽知麼○師因  
叅次聞燕子聲乃曰深談實相善說法要便下座時  
有僧請益曰某甲不會師曰去誰信汝○鼓山來師  
作一圓相示之山曰人人出這箇不得師曰情知汝  
向驢胎馬腹裏作活計山曰和尚又作麼生師曰人  
人出這箇不得山曰和尚與麼道却得某甲爲甚麼  
道不得師曰我得汝不得○僧侍立次僧以杖指面  
前地上白點曰還見麼曰見如是三問僧亦如是答  
師曰你也見我也見爲甚麼道不會 因雪峯指火

曰三世諸佛在火燄裏轉大法輪師曰近日王令稍  
 嚴峯曰作麼生師曰不許攙奪行市雲門曰火燄為  
 三世諸佛說法三世諸佛立地聽○僧問古人拈槌  
 豎拂還當宗乘也無師 不當曰古人意作麼生師舉拂子  
 僧曰宗乘中事如何師曰待汝悟始得○師垂語曰諸方老宿盡道  
 接物利生祇如三種病人汝作 麼生接患者拈槌豎拂他又見  
 患聾者語言二昧他又聞患瘖者教伊說不得若  
 接不得佛法無靈驗時有僧出曰三種病人還許學  
 人商量否師曰許汝作麼生商量其僧珍重出師曰  
 不是不是羅漢曰桂琛現有眼耳口和尚作麼生

師曰慚愧便歸方丈中塔曰三種病人即今在甚處

處又一僧曰非惟謾他兼亦自謾法眼云我當時見羅漢舉此僧語

便會三種病人雲居錫云 祇如此僧會不會若道會

玄沙又道不是若道不會法眼為甚麼道我因此僧

語便會三種病人上座無事上來商量大家要知 有僧請益雲門門曰汝禮

拜着僧禮拜起門以拄杖拄之僧退後門曰汝不是

患盲麼復喚近前來僧近前門曰汝不是患聾麼門

曰會麼曰不會門曰汝不是患瘖麼僧於是有省○

師因僧禮拜師曰因我得禮汝○師一日遣僧送書

上雪峯峯開緘見白紙三幅問僧會麼曰不會峯曰

不見道君子千里同風僧回舉似師曰山頭老漢蹉

峯

過也曰和尚如何師曰孟春猶寒也不解道○師問鏡清教中道不見一法為大過患且道不見怎麼法

清指露柱曰莫是不見這箇法麼同安顯別云也知和尚不造次

師曰浙中清水白米從汝喫佛法未曾在○僧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膿滴滴地○問如何是親切底

事師曰我是謝三郎○師與韋監軍喫果子韋問如何是日用而不知師拈起果子曰喫韋喫果子了再

問師曰祇這是日用而不知○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用自己作麼一作是你自己雲門云沒量大人被語脉裏轉却僧問如何是

學人自己雲門云忽然路上有人○師問明真大師

善財參彌勒彌勒指歸文殊文殊指歸佛處汝道佛指歸甚麼處曰不知師曰情知汝不知法眼別云喚甚麼作佛

○大普玄通到禮觀師曰你在彼住莫誑惑人家男女曰玄通祇是開箇供養門晚來朝去爭敢作甚麼

事師曰事難曰真情是難師曰甚麼處是難處曰為伊不肯承當師便入方丈挂却門○僧問學人乍入

叢林乞師指箇入路師曰還聞偃溪水聲麼曰聞師曰從這裏入○問古人皆以瞬視接人未審和尚以

何接人師曰我不瞬視接人曰學人為甚麼道不得師曰昌塞汝口爭解道得

吳郡名流卷之三十一

七十五

蔡會

元安

五世  
圖夾  
山會

洛浦山元安禪師○僧問供養百千諸佛不如供養  
一箇無心道人未審百千諸佛有何過無心道人有  
何德師曰一片白雲橫谷口幾多歸鳥盡迷巢○問  
如何是本來事師曰一粒在荒田不耘苗自秀曰若  
也不耘莫被草埋却也無師曰肌骨異荔枝穉穉終  
難隱

圖投  
子同

盤山二世禪師○僧問如何出得三界師曰在裏頭  
來多少時邪曰如何出得師曰青山不礙白雲飛

洛浦山元安禪師

三十一

瑞巖師彥禪師初禮巖頭問曰如何是本常理頭曰

三

師彥

瑞巖師彥禪師初禮巖頭問曰如何是本常理頭曰  
 動也曰動時何如頭曰不是本常理師良久頭曰肯  
 即未脫根塵不肯永沉生死師遂領悟便禮拜頭每  
 與語徵 無忒○後謁夾山山問甚處來曰臥龍來  
 山曰來時龍還起也未師乃顧視之山曰灸瘡癩上  
 更著艾焦曰和尚又苦如此作甚麼山休去○師尋  
 居丹丘瑞巖坐盤石終日如愚每自喚主人公復應  
 語乃曰惺惺者他後莫受人謾

瑞巖師彥禪師初禮巖頭問曰如何是本常理頭曰

三



太原孚

太原孚上座初在揚州光孝寺講涅槃經有禪者  
 雪因往聽講至三因佛性三德法身廣談法身妙理  
 禪者失笑師講罷請禪者喫茶白曰某甲素志狹劣  
 依文解義適蒙見笑且望見教禪者曰實笑座主不  
 識法身師曰如此解說何處不是曰請座主更說一  
 遍師曰法身之理猶若太虛豎窮三際橫亘十方彌  
 綸八極包括二儀隨緣赴感靡不周徧曰不道座主  
 說不是祇是說得法身量邊事實未識法身在師曰  
 既然如是禪德當為我說曰座主還信否師曰焉敢

存

法苑珠林卷之五十一

卷之五十一

宏

卷之三十一 六十一

不信曰若如是座主輟講旬日於室內端然靜慮收  
心攝念善惡諸緣一時放却師一依所教從初夜至  
五更聞鼓角之聲忽然契悟便去扣門禪者曰阿誰  
師曰某甲禪者咄曰教汝傳持大教代佛說法夜來  
為甚麼醉酒臥街師曰禪德自來講經將生身父母  
鼻孔搗捏從今已去更不敢如是禪者曰且去來日  
相見師遂罷講徧歷諸方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百三十五

